頌類

傳類

古文真寶 後集卷七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頌類

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此篇。起句有策體。盖前漢王褒。字子淵。蜀人。爲漢宣帝徵詔。爲此頌。起四句。設譬自敘。第一節。且謙辭敘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己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頗好神仙。故末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之麗密。荷。負也。旃。氈也。被。服也。純。綿。繒

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羹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
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
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飯也。太牢。牛也。言人食藜羹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
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言貴
今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畧陳其愚心而抒情素。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也。此五者。在乎君王審己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夫賢者國家之

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比上二句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淸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干將。劒名。樸。劒未理也。淬。燒劒令熱。漬於水中。鋒。刃也。越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鍔。刃也。巧冶鑄劒人也。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塵塗。氾。猶掃也。言以利劒斬斷蛟犀。忽若以篲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如此則使離婁督繩。離婁。古者明目人也。公輸削墨。公輸。古之巧匠也。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具如上之所

述。則更使明目者正繩。巧工者度墨。雖高臺五層。長廣百丈。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得故也。國不亂者。得賢之效也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胸喘膚汗。人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行。胸喘而膚汗。人亦困極。馬亦病倦。不肖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國法。國既亂而身亦危矣及至駕齧膝。參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旦。良馬名。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靡。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奔馳。忽如日影之疾沒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歷一小塊之間追奔電。逐遺風。電。風。皆喻疾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期

遠哉。此人馬相得之勢也。使聖主得賢臣而用之。亦如此也○以上。論賢者國家之器用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服葛衣之涼。不苦盛暑之熱。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故國有賢臣。亦無憂也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喜悅貌。受謂用賢臣也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圄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故能太平。圄圄空虛齊桓設庭燎之禮。

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公必夙興。設庭燎之火。以禮見之。故能匡輔周室。會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以上論聖主得賢臣之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俎。太公未遇。困於屠牛鼓刀。百里奚爲晉虜而賣之。秦以五皮贖之。甯戚未逢桓公。而於齊門飯牛。四賢皆罹此不遇之患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

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閔。猶用也 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言賢人既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去卑辱幽汙之事。以升用於朝。離去蔬食。釋去蹻履。而食滋味。衣朝服也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以上。論人臣之遭遇 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以感召其臣 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喻賢人待明君而後仕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

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彎弓。其音韻合和。弓矢必中。亦未足以喻此君臣之意也。遞鍾。琴名。烏號。弓名 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寒

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埸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信若

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八百之壽喬松千年之仙言不足尚也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之盛貌多士衆賢也有濟濟之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以上論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尤有斷案

蓋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元次山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興廢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謂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興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室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刋頌之可傳。後来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

胡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婉辭以含譏。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天寶十四年。玄宗年號 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 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靈州。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 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立。則稱皇帝 其年復兩

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此謂孽臣）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逆臣）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此謂從叛之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

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歷敘中興恢復之後。兇逆可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論功烈之可存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唐盛德之福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頌之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論浯溪之石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永傳於後世

酒德頌

劉伯倫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志氣放曠。以宇宙為狹。性好酒。常攜酒自隨。使人荷鍤從之。云。死便埋我。故著此頌。頌酒德之美也

有大人先生。假托此辭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一月。萬年之期。為少時。言其志廣大也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挈。執也。巵。觚。榼。壺。皆酒器也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介。大也。縉紳。服飾也。處士。有德之稱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怒先生好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說禮經法制。以示先生。言其是非。如劍戟之鋒刃。相競逐而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先生不聽二人之說。飲酒自若也。醪濁酒奮髯踑踞。枕麴藉糟。奮動。髯鬚也。踑踞。展足倚據而坐也。藉。鋪也。言動髯展足倚據而坐。旋復枕麴鋪糟而卧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嗜慾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二豪。謂公子處士也。蜾蠃。螟蛉。彼小虫也。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言見之微小也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銜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二氏。皆太古之時也

梓人傳　　柳子厚

東萊先生曰。文勢抑揚。節目相應。中間鋪序役使羣工。如親目擊。末節論為相之道不可親小勞。侵衆官。意甚佳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而

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龍斲之器問其能
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
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官府吾受
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
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
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

呂云

嘆而又揚

委羣才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
之梓人左執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

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迂齋曰如親見。最狀物之妙處。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文勢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遒語好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迂齋曰遒語好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用者歟。吾

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之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迂齋云：入正意）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迂齋云：應前言衆工一段）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迂云：應前羣才相等）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

也。〔迂曰〕文勢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措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迂曰〕文勢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迂齋曰〕應前 趁而左一段 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迂云〕應前統 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

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
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
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
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
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
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
此段反說以恪勤為公簿書為尊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
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焉【呂云】遣語所謂不通是道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呂云】遣語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此一段承得好。結有精神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彼將樂去固而就

圯也。此段。稱前。間架大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結得極妙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前二段。大。難承。後兩段。小。有力

種樹郭槖駞傳　　柳子厚

東萊曰。子厚此作。比之梓人捕蛇二說。雖皆借此以喻彼。然序事不同。遣文亦異。此

篇。句法整密。比前尤偉。學者詳味橐駞所對。則得之矣【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為種植作也。與捕蛇說同一機括

郭橐駞。不知始何名。橐音托 駞音陀 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駞者。故鄉人號曰駞。駞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駞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駞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駞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駞非能

使木壽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

迂齋云（子之非難。棄之為難。非真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

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即孟子非勿助長）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句）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者。

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與前相反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踈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

豚。如此。便煩擾了【云】句法。字法。皆好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謝云】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荆公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此一轉。筆力健

謝云 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鋩。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